

新感受·名家新作

鸚鵡 武 流 浪 漢

张抗抗 著



重庆出版社

CHONGQING CHUBANSHE

新感受·名家新作



* T 0 4 3 1 4 5 *

鸟 鹄 流 浪 汉

张抗抗 著



▲ 重庆出版社

CHONGQING CHUBANSHE

责任编辑 杨希之
封面设计 金乔楠
技术设计 聂丹英

张 抗 抗 著
鸚 鵡 流 浪 汉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新华书店经销 国家科委西南信息中心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9.25 插页4 字数203千
1998年11月第一版 1998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印数:1—5,000

*

ISBN 7-5366-4070-6/I·802

定价:16.00 元

目 录

家

有家真好	(3)
营造小窝	(5)
寻回自然	(12)
封阳台	(17)
我的节日	(20)
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	(29)
故乡在远方	(37)
南望长乔	(41)

食

闲话稀粥	(53)
稀粥南北味	(58)
嚼槟榔	(65)
卖辣椒	(68)
鲜木耳、野韭菜花、梧桐籽	(71)
滋味	(75)
彼得堡的上海厨房	(80)
京中美食	(84)

花饊	(88)
流连榴莲	(92)

山

幔亭山房梦游	(97)
仰不愧于天	(104)
火山沉默	(109)
沙之聚	(120)
山野雕塑	(123)
山野现代舞	(128)

水

一洗红尘	(135)
大江逆行	(139)
猴岛记趣	(148)
衢州一绝	(152)

花

荷	(159)
踏雪寻梅	(162)

半朵玫瑰·····	(164)
牡丹的拒绝·····	(166)
瞬息与永恒的舞蹈·····	(170)
天山向日葵·····	(176)

鸟

小鸟天堂·····	(183)
鹊巢·····	(186)
鹦鹉流浪汉·····	(190)
鹭峰鹦鹉·····	(195)

树

地下森林断想·····	(201)
绿色家族·····	(206)
窗前的树·····	(211)
红树林思绪·····	(215)

城

一个南方人眼中的哈尔滨·····	(223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“北佬”看杭州·····	(233)
埃菲尔铁塔沉思·····	(245)
快车道·····	(249)
花园与广场·····	(252)
城里城外·····	(255)

感

音乐之伴·····	(261)
脚步辨人·····	(264)
年是一个结·····	(267)
没有春天·····	(270)
雪地·····	(273)
西施故里有感·····	(278)
金丝雀·····	(282)
忌“妒”·····	(285)
后记·····	(289)

家

有家真好

家，首先是一所房子，有梁柱的支撑和坚实的墙壁。父母是房子的屋顶，可以遮风蔽雨、抵挡冷雪酷日；孩子是房屋的窗户，以便房子里新鲜空气的流通。在这所房子里走来走去的，是许多欢乐的笑声。门是家与外界的通道，所以家不会与世隔绝。屋顶下，每人各有各的房间，有聚有散，互不干扰。家一定有厨房，可以烧出美味的食物，所以在冬天，家里也是热气腾腾。

家，是一辆汽车，可以送你到很远的地方去。父母是轮换开车的司机，孩子是乘客。到了父母年迈的时候，孩子就当上了司机，父母变成了乘客，大家都觉得这样的安排很合理。开车的时候必须小心翼翼，不能违反交通规则。一般来说，遵纪守法的人家，像开车一样，不容易出事故。即使车子偶尔会有些小故障，平日注意保养，就可以尽量避免损失。还有，车子是需要经常加油的，所以一个家就需要有多多的收入。作为家庭的成员，不能只用油不加油的，因为油用完了车子就走不动了。作为乘客的时候，只会消耗油料，那么哪怕经常抽空擦洗汽车，司机也会很觉安慰的。

家，是一棵大树，在土壤里有很深的根，经风沐雨岿然

不动。它把养料输送到枝条和树叶里，然后结果打籽，一代一代延续下去。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，就像大树上筑着许多鸟窝，小鸟们叽叽喳喳很热闹的。树很怕蛀虫和白蚁什么的咬噬，台风来了，坚持不住的是有虫疤的树。大树倒下时，在地上留下一个大坑，看了很令人伤心。所以大树需要爱护，整枝打药浇水，件件事情马虎不得。

家，是一首轻音乐，让人心旷神怡。烦了累了的时候，音乐响了起来，人在外面被那些震耳欲聋的迪斯科摇滚乐轰炸疲惫的神经，会像丝弦一样放松下来，感觉到有一点陶醉和惬意。轻音乐的演奏不需要庞大的乐队，不像交响乐那么雄壮，于是呆在家里的时候，请抓紧时间享受那欢快而轻松的乐曲，它会让人忘记许多不愉快的噪声，然后想一想以前和以后美妙的旋律，日子就像流水一般过去了。

营造小窝

南窗巍巍的槐树依旧，北窗外泡桐肥硕的阔叶已快撩着六楼的窗台。

椿树细密、桃树葱茏、珍珠梅秀气、绿篱青翠；春天丝丝缕缕飞飞扬扬的花香，夏日层层叠叠清清凉凉的绿，秋季高高低低灿灿烂烂的金黄，总是轻柔而温存地环绕着这幢普通的楼房。站在阳台上，随时可有惬意的欣赏；天色已经灰暗，灯光阑珊，树影婆娑，悠悠地散步去，就有穿过森林的感觉……

有绿地有树木有大自然的气息，在钢筋铁骨的都市，也就满足。

楼下那偌大的一片空地，在这短短7年，被学院的园林工人培育成为一个郁郁葱葱的小花园。也许我们之间进行了一场无形的竞赛，从一开始楼下的院子还是一片黄土时，我们就想在楼上的小窝里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态环境。

刚搬进来的第一天早晨，睁开眼环视新家，一个问：怎么样啊？另一个说：我看不怎么样。

窗台上，形单影孤地放着唯一的一盆三叶梅，淡绿色的碎叶上浮着一层粉红色的小花，在房间里庞杂的家具中，挥

发着仅有的灵气和生动。阳台上空空如也，萧瑟的北风刮得窗外的槐树呜呜作响。春天吧，他说，你看春天的。

第一个春天他便不断地从花店和市场买来一盆盆米兰、龟背竹和蟹爪莲，又请木匠做了专门的花架。因着这些翠嫩的绿色，房间里顿时就有了些许亲切。还从他父亲那里搬来一盆绿叶蓬勃的垂挂植物，后来经一位学生物的女朋友鉴定，是为鸭跖草。于是横向纵向绿得很立体。室内花园粗具规模，只是除了三叶梅，仍然无花。

一日他早起锻炼，回来时手里攥着一把小草，茎上支着一根根浅绿色的肉刺。我说哎呀我就是想种太阳花呢，一插就活，天天早上一开一大片。他说他早就发现花圃的土堆上散落着一丛丛小草像是“死不了”，想必是去年散落的种子自己生长出来的也没人要。又说阳台栽种草花最适合观赏。果然那些不起眼的小肉刺，埋在土里，不几天便繁衍弥漫，将小小的花盆撑得满满的。又过些天，从每枝叶茎的中心鼓起一个个饱满的花苞，清晨的阳光刚投上窗边，一溜的红黄粉紫开得轰轰烈烈。走上阳台去，就似听见嘁嘁嚓嚓的说话声，应和着槐树上的鸟叫，热闹得可以。

就决定在阳台上重点发展草花，尤其是爬藤的牵延作物。可惜已是暮春，四处搜寻种子而不得，只在邻人处挖得一棵苦瓜秧，巴巴地栽上了。又弄来些一串红的小苗，也是来者不拒；有一天居然从中长出一棵怪模怪样的东西，舍不得拔去，待其稍稍长大，发现竟是鸡冠花。失望之余，争论的结果还是百花齐放，多多益善。

那一春一夏的苦心经营，尚处于初级阶段的阳台花园，到秋天居然也琳琅满目。苦瓜结出好几个脆生生的果实，任其

老在枝上，表皮变得金黄，终有一日炸裂开来，露出内里红色丝绒般的卷角，如金钟高悬，盎然生趣。太阳花疲倦地耷拉下它赭红色的肉茎，顶端花蒂的种囊已经干透，爆出黑芝麻粒般细小的花籽。我用一张张白纸接在盆边，拿手指轻轻一弹，花籽淅淅沥沥落雨似地撒向掌心，麻痒痒的欢悦传遍全身。再将那花籽分别包好，写上红、黄、紫、粉的字样，明年请它们再来做客。

自此懂得了花籽的重要，提前便开始物色准备。老早就看好了他家院子里一架烂漫的牵牛花，也专门去采了花种来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几乎从未见过那么大朵的牵牛花，粉紫色，娇艳婀娜，爬在墙上，一长串地漫延开去，像一片彩云，飘飘荡荡、轻轻柔柔，很是招摇。第二年夏天飘到了我家的阳台上，从此安营扎寨，落地生根。清晨总似被一抹霞光唤醒，眼前一片灿烂。也许偏爱的是它那种轻松自在的神态，几次他都想要改种茛苕，我却执意不允。如今它已是我家的“留守女士”，风风雨雨地攀着细绳远远眺望。

有一次去探访宗璞大姐。她家的院子里种了一片茛苕，用细竹搭了一扇架，拉上一根根麻绳，茛苕缠出一片清清爽爽的绿藤，缀满鲜红的小五星，像是迎面一排别致的屏风。便讨了种子第二年来种，欢欢喜喜地等着它纤巧的小手来抚摸。可长出来的嫩芽却十分可疑，竟没有一点茛苕的形状。特意请了花匠师傅来做鉴定，结论是苋菜无误。赶紧报告宗璞，何以偷梁换柱。宗璞也忍俊不禁，原来居然拿错花籽而我又不识。由于热爱茛苕心切，又跑一趟北大，再次播种。也许误了花期，那茛苕爬了藤开了几朵小红花，却总像个林妹妹似的愁眉苦脸，后来染上了白斑病，收了几粒金贵的种子来年

却没有发芽。于是鸢萝的历史暂告一段落，只留下一个美丽而柔弱的梦。

鸢萝引进不成，他的扩建项目却日益增多。从他父母家剪来一截金银花藤，说是可以扦插。又是盖塑料薄膜又是不厌其烦地搬上搬下，倒是居然发出芽来，春天还很听话地攀着绳子走了一个绿色的8字。到了冬天，只管由它在阳台上扔着，盖些挡风的纸壳，看上去枯藤干枝的像是死了。可第二年早春，青草尚未发芽，它便早早地绿了，浇上些水，就一个劲往上蹿，很是“皮实”。故金银花学名忍冬，名副其实。然而长势虽好，却一连三年也不开花。等得不耐烦，趁他出门一年半不在家，开春时我干脆到市场寻找了一株大棵的，换进原来的大花盆中，待他回来，已是一片繁茂苍翠。那一年的金银花竟开疯了一般，早晨一片银白，黄昏一片金黄，中午时一层绿叶夹一层黄白相间的碎花，犹如一幅厚重的波斯地毯。他出出进进，故意扇着鼻子作深呼吸，得意地说好香真香啊，你看它不是开花了么？我说这是我的创作。不懂。也不解释，将错就错，让给他一个安慰。

忍冬不怕北方的冬天，可其它的盆花，入冬前就得统统搬回房间。盆花入室可是件麻烦的事，一春一夏的尘土，得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揩擦干净。但因了它们，冬天不再寂寞——虎刺梅，亦名圣诞花，专在隆冬时节开放。长满硬刺的枝条上，伸出一节节短短的小茎，四瓣的花形似乎有些方正，血红血红地翘立着，十天八天不谢。看它那副兴高采烈的模样，冬天就似乎有些误会。水仙总是不可缺少的，却因为不忍切割，叶片年年疯狂发作得大蒜一样。有一次他居然还在摊上买到两盆北方罕见的兰花，清香淡淡弥漫，幽灵般在

空气中走动，疑是回到了江南老家。龟背竹也称透叶莲，硕大的叶片如伸开的巨掌，一年一层，掌间有长长圆圆的孔隙，绿伞一般撑在我头顶，时时疑有水珠滴下。春节时就轮到了君子兰独占鳌头，品种虽平常，开花时仍是惊天动地的辉煌。仙鹤一般飞来，含着永远高贵的微笑，俯视众生。有一年竟然一冬一夏花开两度，却又从此消失在绿色的云彩里，播下至今未解的神秘。

米兰入室后，还会最后一次开花。金色的小米粒微微启开，香气穿墙而去，经久不散。他最宠爱米兰，每天任是再忙，也不忘给喜光的米兰移动花盆追寻阳光。然而北方的冬天过于干燥，米兰一天天落叶纷纷，情绪就一日日低落。无论喷水还是买了空气加湿器来全力抢救，都无济于事。冬季将尽，米兰已如脱毛的公鸡，叶片所剩无几。这便是他一年里最伤心的日子。熬到开春时把米兰挪上阳台，干烈的春风一吹，米兰便急剧萎靡，不几日终于香消玉殒，魂飞九天了。多年来，米兰过冬一直是他的重点“攻关”课题，每年仍有青翠欲滴的盆栽米兰，从花店走上我家的阳台和窗台，再变成一堆枯枝从垃圾通道回归自然。今年又有三盆米兰怀着新的希望浓香四溢，但愿它们这一次能够越过春天，在此长驻久安。

所有所有的家养盆花之中，最使我们洋洋自得也是最令客人惊异的，不是什么金贵的名花，而是从一开始就“移民”来此的那盆碧绿碧绿的鸭跖草。高高地供奉在书橱顶端，垂下孔雀尾巴似的长长的茎叶，冬夏四季长青。那还是搬进新居的第二年春，他忽有一日望着木制的窗帘盒久久发呆，突发奇想说喂我有一个绝妙的主意，准保让你大吃一惊——就

去买了五六个极小的瓦盆，填上土肥，将原有的鸭跖草掐下一截截叶茎埋进土中，搁置在窗台上。一夏天就眼看着那一撮撮绿芽迅速膨胀，葡萄似地噌噌往下垂挂，到了秋天，叶片肥肥大大，已是绿屏一般丰厚。他便露出诡秘的笑容，双手将那一只只小花盆托举进屋，登上写字台，把它们一个个放进窗帘盒盖与天花板的空间里，竟是不长不短的正合适，再一溜排开，梳理羽毛一般整理完毕，然后跳下地，说声好了，十分自得地抬起头——

落叶纷纷的窗前，奇迹般地出现了一片绿色的瀑布，密密匝匝地从天而降，欢欢地流淌。叶片恰好垂在玻璃中间，窗子就像一个巨大的画框，镶出一幅夏季风光。

从此我便在这绿叶的包围中，伏案而作。衬着窗外变幻无穷的槐树的背景。

瀑布一日日源远流长，亦如神话里的那个长发妹，墨绿的长发流苏般蓬勃伸展。到来春，已将近长至窗台，待到槐树发出新芽，便把它们搬出屋外，再重新如法炮制。又一个秋，又一个冬，瀑布重又一泻如故。我说，我说它是条季节河。

有客人来，总会情不自禁地拿手去摸一摸叶片，然后说：噢，是真的呀！

当然是真的。如果不是真的，又何必花费这多的时间和辛苦？

辛苦中最讲究的，是肥。北京人养花，喜用麻酱渣。一块钱一袋，摊上就有卖的。还有马蹄掌，剪碎了作底肥，含磷极多。我们又发明了米泔水，每日淘米，将泔水存下，发酵一两天就可用。他说北方的水多含碱性，酸性的米泔水可